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寻访文化足迹 探究真实沧州

——访沧州地域文化研究学者王立成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日前，沧州地域文化研究学者、沧州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王立成的新作《濮沧丛胜录》完稿。这是一部探讨历史文化的笔记体著作，共计18万字、512则词条。作者搜罗辑录散落沧州民间的乡土遗闻等编纂成册，选材视野开阔，立意多有独特之处，既补史志之缺，又勘前人之误，部分章节一经披露便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这部书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作者对沧州文史研究有着怎样的探索？让我们走进他的史学世界。

致广大而尽精微 历时3年编辑成书

记者：《濮沧丛胜录》的创作是基于怎样的动机？从动笔到完稿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立成：我十分热爱沧州文史，一直以来对沧地风俗人文多有论及，但多为长篇大论。平时，无论阅读沧州文史典籍，还是与一些地方文化学者的交流，总会有一些关于沧州乡土历史的新发现，觉得许多文化心得很有必要进行记述，尤其有必要对一些流传甚广、甚久的谬误进行拨乱反正。有的谬误是因史料模糊或研究不深造成的，但还有一些谬误是为溢美家乡而故意夸大造成的。只有敬畏并充满温情地对待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发展。

但以什么样的笔法让有关沧州乡土历史的文化心得更好地传播出去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摊淘到旧书两册：《金陵生小言》和《金陵生小言续编》，作者蒋寅，程门千帆弟子，著名学者，学问淹通，又习知旧典，所著文字高妙，粤语连珠，极具可读性。我极为钟爱，得闲便细致赏阅，次数多了，感觉蒋先生笔记体的著述方式十分值得模仿。于是，我仿贤者笔法，以沧州人文考据为纲要，摭拾旧说故闻，辨伪纠讹，辑为一编，内含风俗掌故、逸闻轶事、诗话文评等。

《濮沧丛胜录》自2021年仲夏开始动笔，到2023年仲夏搁笔，轮廓已基本出来。写书期间经历了疫情来袭、母亲病逝、身体染疾等大变故。好在在患难之际，有编书这件事做，独坐书房，爬罗剔抉，聊以自慰。

记者：这部书稿征引博洽，纵横曼衍，贯穿古今。反响如何？后续有什么样的出版计划？

王立成：书稿以记录沧州乡土遗闻、人文掌故为主，包括古迹、风俗、饮食、贤达、交通等细目，或记述，或稽考，或风



王立成在本报组织的访谈活动上发言

评，笔法各异，长短不拘。《濮沧》是沧州的代称，“丛胜”是说人文涉猎庞杂零散。比如，对著名作家王蒙的家世、顾炎武关于沧州铁狮的诗作作于何时、张之洞早生华发等诸多令人注意不足或说法有误的问题，都进行了考释记录，力求向“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风格看齐。

书稿部分内容向读者公布以后引起一定反响。如献县籍河北大学教授刘青松评价：“沧州文献考据，当以王老师为第一。”河间文史专家李泗看后写道：“用墨一如霞晚之山，喜欢这类地方色彩浓郁的笔记。”点评虽为朋友的抬爱之词，但他们的点赞却也是对我继续踏实做学问的鞭策和鼓励。书稿完成后，希望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以便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沧州璀璨的乡土人文成果，让更多的人知沧州、爱沧州、宣传沧州，进而为沧州的时展提供一份历史源动力。

追根溯源还原真相 研究成果用于教学

记者：《濮沧丛胜录》包罗万象、纵贯古今，对今人有何借鉴意义？

王立成：《濮沧丛胜录》的创作和我喜爱读书作文、醉心沧州历史文化不可分。书稿内容虽尽为詹詹小言，却也能对沧州区域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力所能及的描摹和关涉，如名胜古迹、诗文辞翰、金石书画、风味小吃、版本目录等，不嫌繁琐，一一涉猎；用语虽然长短各异，但论证精炼，以少胜多。传统的沧州区域研究多注重历史现象的宏观性、重大性，而忽略地方文化的一些细节表达和存在特色，使人们不能尽情去感受乡土历史应有的文化丰富性和魅力所在。正是基于乡土人文内在自身的独特性，《濮沧丛胜录》尽力强化文史研究考证，系统梳理沧州区域史料，在历史留存之只言片语中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的真相，纠正讹辨，弥补迷雾缺陷下的混乱和不足；在深挖沧瀛文化、彰显沧州气韵中，明晰沧州文化的来龙去脉，讲清沧州文脉点滴的前世今生，为点燃地域发展的文化激情贡献绵薄之力。

记者：您研究整理地方文史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和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王立成：读沧州文史书刊、收藏沧州故纸旧籍、研究沧州乡土历史文化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20年前大学毕业到沧州工作时，大学同学来沧探望，我带他参观慕名已久的旧州镇的沧州故城遗址和铁狮子。高大的城墙、威武的铁狮子让同学赞叹不已，更是震撼了我的心。众所周知，因为《水浒》林冲发配的故事，沧州留给世人荒凉贫瘠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寻历史情形下的真实沧州。经过钻研沧州乡土历史，越觉得沧州地灵天宝，是人文渊薮。特别是明清以降，更是文化传承绵延有序，英才辈出，为区域文化史的辉煌灿烂融入了浓墨重彩。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高中历史教学中，乡土历史资源课程的开展和推广，是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有效途径。学校积极开展了乡土历史课程，我也是其中的

参与者之一。

我利用所掌握的沧州历史人文知识，结合乡土历史课程的自身特点来组织教学、开展问答，将乡土历史所能表现出的就近性、趣味性带入教学活动中，从而激发和培养了对乡土历史文化的兴趣，提高了学生参与乡土历史课程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路走来，我和学生都收获满满，在课程开展中，学生们的合作精神、自主探究意识和调查整合能力都得到长足发展，多名学生在“沧州高中生历史小论文评选”活动中分别获一、二、三等奖，从而带动学生历史学习整体氛围的形成。而我所写的《加强高中校本乡土历史课程开展推广的有效性研究》等多篇校本研修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可谓历史教学和乡土人文研究有效结合、相得益彰的一个很好案例。

关注沧州铁狮和城池文化 文化发展应避免同质化竞争

记者：目前，在您研究的沧州文史领域里，有哪些问题是您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

王立成：沧州文史博大精深，参与者也人员众多，但真正“细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处着力”，抓好、做深、研透的很少。有些是重复照搬旧说，缺乏新的发现，有的甚至以讹传讹，缺在不在。比如，作为沧州人精神图腾的沧州铁狮子，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铁狮子倒地到底几次、铁狮子20世纪以来的影像考镜、铁狮子的存在价值等问题都是我关注的点。另一个则是城池文化。沧州历史厚重的一个有力佐证，就是区域内遍布数个的甚至至今且仍保存相对较好的城池，有的甚至异常高大巍峨，如肃宁武垣城、沧州旧州城。值得一提的是，我多次对这些古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察，站在它们面前，扑面而来的历史沧桑气息特别能让人感觉沧州人文的宏阔；置身于沧州乡土历史研究的海洋中，大有不负此生的满足感。

记者：您对新时代地域文化发展有没有相关建议？

王立成：沧州的地域文化发展内涵十分丰富，既有人文历史的厚重性，又有自然资源的独特性，在当前沧州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新常态下，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更好地促进沧州地域文化发展，必须依据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多样性，进行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有效整合、合理有序开发，努力优化产业结构，注重打造品牌效应，推动文化消费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同时，有关部门应及时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联动协调，加快区域文化标准体系建设工程的科学精准服务，重视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以及与现代元素的有机结合，积极推动动漫、微电影、音乐、网络文学等网络文化建设，努力培养和储备各类文化人才。尤其要做好对基层文化能人的扶持，做好人才数据库的建设，避免文化发展的同质化竞争，让文化在沧州这片光荣沃土上开花结果，进而向着打造集名胜古迹、自然生态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名城进发。



刘建向河北中医药大学学生讲解张锡纯学术思想

近日，南川楼国医馆内，一场场精彩的张锡纯学术讲座受到河北中医药大学学生的一致好评。主讲人刘建，张锡纯第四代再传弟子、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主任，多年来醉心张锡纯研究，著书立说、传播学术、培养人才，创下张锡纯研究三个全国第一。为深研张锡纯，45岁读中医博士，成为从张锡纯家乡走出来的一位出色医者——

结缘张锡纯 追随大医行

本报记者 哈薇薇

家学熏陶 创下三个全国第一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学习中医道路的？

刘建：我出生在盐山县圣佛镇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叫刘振邦，他早年参加革命，后自学中医，担任过中医研究院中医内科主任。1954年，中西汇通学派先驱张锡纯之孙张铭勋，将《医学衷中参西录》七期三十卷的版权和未出版的遗稿悉数捐献给国家后，祖父有幸参与了新中国首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整理编纂工作。他一生生活简朴，对病人乐善好施，救人无数。他一生坎坷，晚年著书立说、耗尽心血而逝。

在“向善求学、修己厚德、乐施睦邻”家风家训的影响下，我的父亲和两位叔父也都走上了中医学的道路，父亲刘少星的医术闻名乡里。而我也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早早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熏陶。白天，看着父亲给病人把脉、开方，我在一旁帮着抓药；病人走后，不懂的问题我就向父亲请教。晚上，还要抓紧时间看各种医学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所以，在进入医院工作前，我就有了一定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基础。

记者：您是何时与张锡纯结缘的？

刘建：这也是受祖父的影响，因为他一生痴迷医学经典《医学衷中参西录》，而且还编写了很多使用张锡纯方剂的歌括，只可惜没有编写完就去世了。所以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他没有写完的方剂歌括，继续编写下去，最终形成成果，出版发行。

那段时间，我每天除了看病之外，就是埋头编写。以至于有时为了琢磨一个准确的用字，饭也忘记吃。有时睡着觉，突然有了灵感，也会从床上爬起来，把想到的句子写下来，生怕第二天忘记了。每天基本就睡四五个小时，足足写了3个月，完成了200多首方剂歌括，其中不仅有张锡纯的自拟方剂，也记载了部分古方。

记者：《张锡纯方剂歌括》问世后，对您有哪些影响？

刘建：《张锡纯方剂歌括》的编写，初衷只是想帮祖父完成一个心愿，没想到的是，《张锡纯方剂歌括》一经面世，得到中医界一致好评，就连国医大师路志正和朱良春，也给我的作品点赞，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接下来出版社的邀约，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作品的价值，于是树立起围绕张锡纯继续写作的信心。

从2007年开始，《张锡纯对药》《张锡纯用药新解》《张锡纯论伤寒》接二连三出版发行，也因此创下了在张锡纯学术研究的三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部以五言歌括形式研究张锡纯方剂的学术专著；全国第一部张锡纯对药学研究专著；全国第一部张锡纯药物研究、药物新解专著。2018年，我又在原书基础上，再次重新编著，充实内容，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发行了“张锡纯临证精华”系列丛书四册。

幸运遇师 读博只为“张锡纯”

记者：您何时真正成为张锡纯学术传承人的？

刘建：这事还得追溯到2013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天津武清中医院院长陈宝贵，他是张锡纯的再传弟子，是张锡纯晚年在天津收的弟子柳学沫的得意门生。通过深入交流，陈宝贵教授知道我这么多年一直痴迷张锡纯学术研究，在临床上也一直思考张锡纯用药精髓，很高兴。他鼓励我攻读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继续深研张锡纯。

那一年我已经45岁了，并且已经获得正高级职称，对于考博、读博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可只有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梦想。在陈老师的鼓励下，我寝食难安，恶补英语，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天津中医药大学，成为他的学生，也因此荣幸地成为张锡纯的第四代传人。

记者：博士期间的学习，对于您后来的临床实践有何帮助？

刘建：可以说帮助很大。尽管自己多年临床实践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但总感觉理论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充电。读博期间，陈宝贵教授将自己从老师柳学沫那里继承的张锡纯中西汇通思想以及独到的临床实践心得倾囊相授，在研究张锡纯学术思想上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我选择的也是张锡纯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向。博士毕业再回到工作岗位后，面对一些棘手病症，通过张锡纯经典药方，往往有奇效，这让我更加坚定了继承、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的想法。

培养人才 弘扬大医精神

记者：在继承、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刘建：我深知，若要真正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壮大传承队伍，人才是关键。于是，这几年，我利用不多的休息时间，辗转石家庄、天津等各中医药大学，经常到那里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主讲的科目就是张锡纯和名医学术思想传承研究，以期能让中医药学子对张锡纯这位著名的中西汇通医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为他们埋下一颗学习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的种子。

这几年，医学院校的本科生、规培生、研究生，我带了有200余人。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学术、实践并重，在张锡纯遣方用药方面多有心得，有多篇论文发表在重要医学杂志上。与此同时，为响应国家师承教育号召，充实民间中医药人才队伍，我在中医爱好者中挑选了一些德才兼备、对中医药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人，通过师承方式，经过3到5年的悉心培养，帮助他们获得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成为能够独立行医的民间中医，有的弟子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我对所有的弟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护者。

记者：关于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播，下一步您有何打算？

刘建：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一家践行张锡纯中西汇通思想的医院。2017年6月，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在我院正式成立，填补了我省中医界张锡纯学术研究机构空白，我荣幸地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为更好地传播张锡纯学术思想，作为组织者之一，我两次参与了“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的筹备工作，并3次在大会上做有关张锡纯研究的学术交流。近日，我又与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北中医药大学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院、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锡纯学术思想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暨京津冀中西医结合研讨会”。会上我作了题为《张锡纯用药特点》的学术讲座，得到业内外人士的肯定和赞扬。今年在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的指导下，我在南川楼老街建设了国医馆，以期将它打造成对外宣传、展示大医张锡纯的窗口和平台。我定期作为中医专家到那里给人把脉会诊。同时，国医馆以张锡纯的字“寿甫”为名，在二楼设立了“寿甫大讲堂”，我还先后做了几次关于张锡纯的讲座，反响不错，以后还要继续。

张锡纯是盐山人，我也是盐山人，这种地域上的交集，更让我有了一种使命感，所以立志一定要将自己家乡名医、大医的学术思想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知道他。他的衷中参西思想与今天的守正创新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可以说，身处那个时代，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伟大的开创精神，而他的历史选择和人性光辉也同样值得后人铭记。为张锡纯学术思想鼓与呼是我毕生的追求和事业，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努力，不负使命、不负信任。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